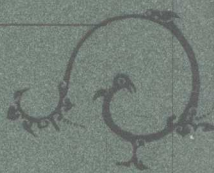


技术与诗



中国古人在世维度的天堂性与泥泞性

刘朝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文湛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制：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技术与诗：中国古人在世维度的天堂性与泥泞性/刘朝谦
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ISBN 7-80178-247-X

I. 技… II. 刘… III. 文学理论 - 中国 - 古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0952 号

书 名：技术与诗：中国古人在世维度的天堂性与泥泞性

作 者：刘朝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市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张：16.5

字 数：390 千字 印数：1 ~ 3000 册

定 价：36.00 元

地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目 录

绪论 技术狂欢与诗的哀歌	(1)
一 技术之疯狂到处确立自身	(8)
二 诗意缺失的焦虑与哀歌	(12)
三 走出技术奴役深渊的思与路	(19)
第一章 技术词语语用中的诗技关系	(31)
第一节 当代技术观念及其基本语用	(32)
第二节 古代技术词语语用的基本范围	(47)
第三节 技术词语诗性指向的生成	(56)
第二章 技、诗主体的合与分	(123)
第一节 技、诗主体的技术同一性	(125)
第二节 技、诗主体共有的巫术之源	(133)
第三节 技术主体向诗意主体的生成	(159)
第四节 诗主技次的话语格局	(183)
第三章 文——世界之诗性与技术机理	(199)
第一节 文——世界之诗性	(201)
第二节 世界诗性的技术机理	(208)
第三节 文学诗意的凝聚与开放	(215)
第四节 古代诗歌的诗性生成	(223)
第五节 文本——技术诗化的个案	(231)

第四章 混化诗、技、众妙一门	(268)
第一节 众妙之门的诗、技二重性	(268)
第二节 众妙道技二重性的质询	(279)
第三节 众妙之门与诗意观照	(282)
第五章 儒家视野中的诗、技关系	(298)
第一节 孔子处身诗与技的情态	(298)
第二节 孔子的技术等级论	(303)
第三节 孔子对技术有用性的坚守	(313)
第四节 孔子艺事中的诗意	(321)
第六章 技术的神化与圣化	(329)
第一节 技术时代的开启	(329)
第二节 技术元创主体的神化	(340)
第三节 技术主体的圣化	(345)
第四节 神化、圣化与技术的出走	(362)
第七章 朴素与华美的交响	(367)
第一节 技术匮乏与非诗意朴素	(368)
第二节 装饰意识与技术精致化	(375)
第三节 华美与诗性的悖反	(383)
第四节 朴素——极致的诗意	(392)
第八章 技术时代的罪与罚	(405)
第一节 技生神死的原罪	(406)
第二节 诗意的神本时代	(416)
第三节 技术时代人的无根之苦	(428)
第四节 面对技术的恐惧与颤栗	(434)
第五节 文章小技论	(448)

第九章 拯救之思——消解技术主体性	(467)
第一节 恐惧技术与恐怖对策	(467)
第二节 无技之技与归家之路	(471)
结语	(498)
中文参考文献	(504)
英文参考文献	(517)
后记	(518)

绪论 技术狂欢与诗的哀歌

中国古代技术与诗的相互对待情形，在今天早已经是一个碎裂成片，散落并锁闭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中的遥远记忆。如果不是当代人类的存在面临着技术与诗的相互敌对的局面，我们也许根本想不起要来重新唤起这残破不堪的往事。诗、技关系，何以古代如歌，今日成仇？我们能否因古代之如歌而要求今天的人们回到古代诗、技相对待的状态，以救赎今日处在技术霸权之深渊中的人类？我们能回归吗？返回古代之路有没有？如果有，路在何处？本文之撰写，起意于此。

即使关于中国古代诗与技术关系的尘封的记忆只剩下碎片，不必整合，我们仍可以从中感觉到往事如歌。当其时，深山林谷的一间茅屋中，夜晚杵臼声响起，这声响何止是技术机械造成的噪音？漠漠水田边，溪水在人力水车上喧闹的声音，与其说是一件农业工具在破坏着诗意，不如说这水车正唱响一首充满欣欣生意的田园小调。至于月光冷冷地洒在湖面上，一叶小舟，无主自横于其间，蓦地，琴韵悠悠，箏笛之音次第而发，呜咽不已之曲调，引人悲怀大恸，清泪成行，此时，剡木为舟的技术，驾舟的技术，制琴的技巧、抚琴的法门等技术层面的因素，难道不都实际地在场，而却为空明澄澈之诗意时空所遮蔽？古时无名氏所写《劝农赋》写出如是诗意境域：

是时也，杏花毓树，蒲叶抽丛，绕出凤城，疲道路

之攸往，迴瞻原野，知耕凿之斯崇美。

春天的“耕凿”是农人的技术生活，本身无诗意可言，但赋家一从中看到，并流连于世界的葱郁生机中，“耕凿”人生就超越技术层面，而显现为人诗意在世的情态。张仲素《稼如云赋》写秋收在望的欢欣：

岁云秋矣，临甫田一望，见多稼之具美，亘平野而云郁，覆高原而黛起。九土用康，兆人赖止。岂非协风中律，农祥顺轨。

赋家远望秋原所感受到的，不正是大地和人的劳作对于万类生命的保育、馈赠的恩情？其面对丰硕的秋原景色，不正是对秋原诗意的体认？此诗意被赋家感受到，并描述为一年农事的天人和美关系。谢弼《龙门樵唱》诗写出樵者在其技术人生中的诗意情态：

山深伐木响丁丁，万里龙门路许登。
步履朝云挥斧凿，夜沾暮雨荷新蒸。
几编书史随身束，一局仙棋著眼曾。
富贵也知朱太守，长歌浩然叹谁能。

这首诗写的是中国古代仙话中的“烂柯”故事，《述异记》载：“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山中，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诗以此本事而描写人在仙山仙棋中的诗意处身情

态，一开始写伐木者王质之流斧凿挥动，伐木丁丁，此为操技劳动行为，但此劳动者却终究越过自己技术地在世的限度，把生命的意义沉放在遗尘忘世的一局仙棋的观赏之中，在诗意的棋局中，人的肉身被忘却、被超越。忘却与超越的符号表征，就是“烂柯”，孔廷训《前题》诗吟道：

蹶足上龙门，云深碧桃蕃。
烂柯人不见，伐木句犹存。
一曲歌声远，三秋暝色昏。
谁云樵者苦，自有乐堪言。

伐木者即是烂柯者，只有在明白伐木者这一体的二重身份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伐木丁丁”的技术声响与伐木者所唱出的远响于深山中的歌声之间的关系。樵者在伐木技术层面的人生是“苦”的，但在仙人仙棋的诗意时空中，他的生命却充满了乐趣。

烂柯故事中，烂掉的“柯”是伐木者赖以生存的劳动工具，是技术的符号。“柯”在仙棋时空中的“烂”，因此可以理解为是人的肉身层面的技术维度之朽烂，见证的是让肉身持存的技术在时间上的有限与短暂，以及人的必死性与速朽性；另一方面，“柯”之烂更见证了人在观仙棋过程中的诗意生命的永恒。在“烂柯”叙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朽烂与永恒两种时间的交会与巨大反差，看到了技术状态在诗意状态中的隐匿不彰。古人把技术时间与仙棋所代表的诗意时间并列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弃技术而取诗意的人生价值。中国古人通过将技术抛掷在一边，实现了向诗意家园的进入，实现了诗意话语的中心化，实现了诗与技之间倾向于诗的不平等和谐。

那时人的生活之所以如歌，乃因为技术保持着可贵的沉默；那时人的生活如歌，也因为人们一方面面对技术泰然处之，另一方面又已经对技术充满恐惧。

技术之所以沉默，是因为技术在古代社会等级中虽被认为是 有价值的，但地位却低下到本身几乎完全没有话语权。古代对技术的赞美，如对“作”时代的神圣景仰，主要出自人之生存的和政治、道德的立场。技术被认为符合了这几方面的利益而被赞美，或者说，技术仅在被理解为人生存的地基，并被政治化、道德化之后，才作为人之生存及政治、道德人生的内容之一，进入古代社会的主流话语之中。然而技术作为技术，在中国历史上，始终缄默不言。就是说，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即使在赞美技术的话语里，也只限于被技术之外的主体来说道，而技术却不能对政治、道德生活说三道四。中国古人的诗意生活与政治、道德生活同属于社会高上等级的生活，并且与政治、道德生活关系密切，交织一体，因此，在中国古代出现的一个普遍情况，是诗说技术，而非技术说诗。政治、道德和诗在古代是立法者，技术则被规定为是守法者，诗与技在这样的以人文为本的价值铁则之下相安无事，因而能保证古人在诗意与技术生活之间生活时，始终泰然处之、甘之如饴。

古代自原始神话以来就已存有的对技术的恐惧，至老庄而定型为人从存在的层面对技术心怀戒惧。这种戒惧虽然未在古代形成对技术进行声讨的社会思潮，但它却如永不间断的细长流水，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无时无刻不在锲而不舍地侵蚀着人们对技术的信任和信心；它像一把柔软的小刀，让技术在中国古代一直处在类似被凌迟的处境之中。在这样的处境中，技术必得噤声。所以，古代诗、技如歌的对待关系，只是从诗意栖居这方面来说是如此的，对于技术，一部如歌的古代诗、技

关系史，本质上是一部技术被轻贱、被奴役的伤心史。

中国古代诗与技术如歌的彼此对待既已成忘却的历史碎片，我们面前喧嚣不已的就只有现代诗与科技之间恨眼相望的纷争。

在现代技术社会中，技术与诗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二者像多年的夫妻，平淡却不无关切地守望在一起的那种历史的和融关系，在今日已经成为人类失去的远古精神乐园中的一景。今天，诗与技术彼此的对待，更像一对狭路相逢的怨偶，最极端的时候，它们彼此之间宛如仇敌。现代思想心挽愁肠，百结难解，正在于斯。

现代技术与诗的关系让人深思的地方，在于哲学上的那个古老的问题：人在世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

当我们说“现代技术与诗”时，我们所说的“技术”主要是科技意义层面的“技术”，这一“技术”作为专有名词，指的是人类的随着科技产生而产生的物质生产技术，人的精神生活领域所使用的技术，则一般并不包含在其中。“技术”的这一明确的所指，实际上划定了“现代技术与诗”这个话题的论域：“现代技术”这一维，是人的肉身性生存时空；“诗”所属的这一维，是人的精神情灵存在的家园。于是，“现代技术与诗”这一话题本质上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那个老话题：“人的肉与灵”。

人在理论上早就明白，人在世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是人的灵与肉的兼得，但人也了然，人实际永不可能得兼二者。如果说，人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曾经以自己的肉身向自己的精神情灵献祭，那么，现代社会一切就都反过来了。在这一社会里，人的肉身欢跃着，当家作主，身体以往数千年中所受到的来自精神的屈辱，至此似乎一扫而空。

现代人文思想的焦虑集中在人的诗意栖居之维被人的技术所破坏、所挤压、所蔑视。现代人越是张起现代技术的风帆，任自己的肉身之舟荡漾欲海，现代人文思想就越是要满怀忧伤地踏上回返人类诗意家园的道路。现代思想中一切对人在古老时代存在的诗意的追忆、吁请和歌吟，无不是在重新编织让技术与诗欢爱如初的温馨之梦。现代思想对技术的批判，结果成了现代人回归诗意家园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一柄利斧。

有一个问题，是现代人还不曾提及的：既然技术与诗在古代的和谐关系是二者交往的理想形态，那么，人类何以不愿意永远居停其间？人的诗意栖居之维在现代技术中的毁坏，难道不是人自觉的所为？人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在现代几乎都纳入到现代化的统一框架之中，以科技强国、强军和富民，是现代化征服当代世界的主要的力量所在。正是在这一力量的感召之下，虽然经历了精神上的痛苦挣扎，人类不同类型的文化不约而同地作出的选择依然是：宁可让生命中的诗意随风而逝，也要把现代技术确立为现代社会的中心话语，也要让人的人文精神、灵魂、情感臣服在现代技术的知识理性的权威之下。对于中国而言，上个世纪初人们对科技现代化的讨论与选择，新旧文化之间的对决，最终的结果早已经由历史作出宣判，现代技术的胜出让古典的、田园诗般的、处身于“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中的中国境象顿成荒冢。

中国自近代以来走上现代科技一语独大的新的文化道路，决不是一个与人类的宏大历史进程无关的偶然事件。在中国近代的巨变中，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生命的终结，可以视为一种外来技术语言对一种民族诗意语言的终结，一种欧化语言对中国本土语言的代替。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历史事件，乃是古代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文化标示符号，在此文化路标所确立的地

方，中国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清晰可见。这一转折点的具体内容就是：中国古来之诗、技关系和诗意世界轰然崩解，整个古代文化体系，尤其是古代中国诗意栖居维度赖以运作和保存的文言话语被欧化的现代汉语所无情地取代，导致中国人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失根，中国人从此永失回归古代诗意家园之语言道路。中国在这一转折点出现之前，自有文字以来，古与今是可以互相往来的，但自转折点出现之后，中国之古代与现代就不再能相互真正地沟通。

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对决等中国近代历史大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明知对现代技术之选择是人的传统诗意家园的历史终结，最终还是果断地作出了这一选择，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人当此之时已陷入疯狂？如果人当时其实是既疯狂又清醒的，我们就只能更加困惑地问：人类古代社会的技术与诗关系为人筑造的到底是真正的诗意家园，还是一种徒有其表，或存在极大缺陷的诗意家园？如果说古代技术与诗筑造的是诗意家园，而现代技术与诗煅打的只是荒诞，那么，人类之选择走上科技为魂的现代化之路，难道是睁着眼，义无反顾地从高高的诗意天堂向着人间的物欲地狱往下跳？

倘若这一问题能够成立，接下来的问题就更让人揪心：现代技术与诗关系的恶劣，是真正威胁到人作为真正的人在世的现代性危机。如果返回古代的诗意家园之路已然断绝，或返回古代的技术与诗关系并不能成为对现代人的现实拯救，并不能真正解决现代技术与诗对抗这一现代性危机，因为，人们最终会发现，古代的诗意所依存的古代整体文化语境根本不可能在现代复活，古代诗意本身因此也根本无法重生为现代诗意，那么，现代人要到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呢？

担忧还源于当下这样一个现象：人们至今尚未对古代的技

术与诗关系的圆融性有所批判与怀疑。中国学术界甚至至今尚未对古代中国的技术与诗的关系作出系统的清理，所谓往事如歌，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感受、一个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梦。

那远古的技术与诗夹筑而成的田间小道，两旁的红花绿树、禽兽翔舞，小道远引所至天之尽头的蓝天白云，所蜿蜒而上的山中回响不已的劳作之歌……，所有这一切，让那远古的田间小道仿佛成了天堂之路，路的天堂性在现代人的追忆中往往被当作人类曾有的实存，往往化作了主体心中的激情之流。然而，那远古的技术与诗夹筑而成的田间小道真具有这样的天堂性吗？任何田间小道不都同时具有泥泞性吗？如诗如画与泥泞，这是一切古代的田间小道的双重性。

未经学术理性审理过的追忆是追忆者纯粹主观的构想，但实际的田间小道从来不是如此铺展，它是人类历史的一段真实的碎片。它因此而永远在其优美风光的另一面，拖着泥泞坎坷、荒芜狞厉的长长阴影。这意味着对古代技术与诗共筑之境的回归本身要冒巨大的风险，一不小心，所回归的可能就并非世外的桃源，而是破败不堪、令人心悸的荒墟。这一点，注定了本文之写作将是一次冒险。

一、技术之疯狂到处确立自身

尽管技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存方式，比如，南方古人和“1470号”人已经开始制造工具，^①但在人类经历过的世代中，只有现代才可以称作技术的时代。海德格尔的说法是，

① [法]埃德加·莫兰著：《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888年。

今天的时代是技术的时代，“技术之疯狂到处确立自身”^①，如此称呼的理由是，技术只是在人类的现代社会中，才生成成为一种对于全社会，乃至对整个人类文化而言的霸权主义，才成为对于“现代”整个一个时代的名符其实的主宰。海德格尔对此具体的说法是：

技术统治之对象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所顾忌，愈来愈完满地推行于全球，取代了昔日可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顽强。^②

技术是“疯狂”的，就是说技术贪婪到无理性的程度，其“疯狂”性表现为它对世界与万物的统治的“无所顾忌”，无所不在。此由技术之到处疯狂地确立自身而构筑起来的时代，在此被海德格尔描述为本质上是一个商品价值主宰一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仅物之物性被标价出售，就是人的人性，也被当作技术的对象，由人的技术行为所生产，所计算，

①〔德〕海德格尔著：《技术的追问》，见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5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②〔德〕海德格尔著：《诗人何为》，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43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并最终放到市场上叫卖了。或者说，不仅人欲，包括人性，都被技术的意志所工具化和商品化了。诗意无价，情义无价，精神无价，艺术无价，……一切以往可以说是无价的东西，在这一时代都变成了有价之物，都可以按价技术地生产，按价买进和卖出。海德格尔在此谈到的“人性”是包含人的诗性在内的一个范畴，人性的商品化、技术化与价值量化，也就是人的诗性的商品化、技术化与价值量化。技术之疯狂已然在现实中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它也就在现代把人谋杀了。

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说：“技术思想与技术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活秩序及现代社会生活自身的意义。现代社会往往将技术看成社会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将文明称为科技文明，并将科学与技术当做文明的本质特征。”“从技术的格局来看，人与社会都被‘技术形态化’。”^① 所谓技术对现代文化的“决定”，所谓人与社会的“技术形态化”，都是在说现代已经整体地是一个技术的时代。安德鲁·芬伯格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泛化的技术为特征的新时代，这些技术以非常难以意料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技术是形成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新的法规。”^② 而在现代之前的时代，技术是从未成为人的主宰的。那些遥远的时代，我们不能将其称为技术的时代。里尔克的以下诗句谈到了人类从非技术时代向技术时代的变迁：

①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毛怡红译）第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② 安德鲁·芬伯格著：《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等译）第2页、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世界诸王皆老矣，
将无人继位。
诸子早已夭折，
诸女已经憔悴。
破烂王冠委暴力。
众人捣之以易钱，
趋时世界主人，
熔之以铸机器，
隆隆作响效命人欲
然机器并不送幸福。^①

过去的时代也许是贵族气的、充满诗意的，但它也是衰老不堪的，在机器的暴力之下，立即轰然倒塌。机器时代也就是今日之技术时代，昔日社会的权力在王冠，今日的权力在技术，诗人说今日机器乃由昔日王冠捣碎铸造得来，实际上说的是以往与今日两个时代权力主人的变迁。在这一变迁中，机器除了捣碎王冠，一并捣碎的，还有王冠下的无限诗意。在机器的世界里，人无诗意可言。

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君王”或新神话，在于它不仅向人作出允诺，而且在现实中以它的不断创新，孜孜不倦地垦拓着人的肉身与精神的存在空间深度与广度；在于它作为人的生命空间的拓展，让人生活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丰富多元的感受与体验之中；在于它以不断创新的产品，为人带来了数之不尽的“福祉”：像自动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割草机等技

^① 里尔克著：《朝圣书》。转引自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43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术的产品把人从每日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飞机、火车、汽车的发明与制造，让人在“行”的方面把列子御风而行的神话变成了现实，让人“行”得更快、更舒服……技术在今日几乎已经介入到人的一切生活中。可以说，人类生存的整个地基，整个屋宇框架，已经为现代技术彻底重铸。这个世界现在看上去与上帝创造的那个原始简朴的世界根本上是不同的，上帝创造的那个世界，人虽然甚至只能用树枝蔽体，但它却充满诗意；现在的这个世界是人背叛上帝之后，完全按人的意志重新铸造出来的，它处处华丽，就像学术界所说的是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但却远离诗意。

正是因为现代技术给人的“幸福”是如此地广泛而实在，人才一度真心诚意地把现代技术视为世界与人生的最高价值。

问题是，当技术对于人的所有好处都被人欣然领受之后，人文知识分子对于他如此这般地在技术中“现代”地存在的方式，出乎意料地不是一味的感恩，相反，他们的肉身越是在现代技术带来的现代性生活中感到狂喜，他们的心灵与精神越是感到彻底的绝望。

二、诗意缺失的焦虑与哀歌

现代人对技术的反感首先与技术对人的态度直接相关。现代技术对人的基本态度可以理解为一种暴力，这一暴力可以理解为是技术对人的生活的介入是无视人的主观意愿的，无论人怎么想，有着怎样的诉求，技术都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人的头上。技术时代本质上是技术暴力的时代，现代技术是这一时代高高在上的暴君。这种暴力造成的局面，类似于